

# 赫魯曉夫言論

## 第四冊

(1961年6—9月)

內部讀物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編印

1961年10月11日

## 目 录

就维也纳会晤发表的广播电视演说

(1961年6月15日) ..... (1)

在纪念卫国战争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61年6月21日) ..... (29)

在哈萨克共和国和共产党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1961年6月24日) ..... (48)

苏越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1961年6月27日) ..... (70)

苏朝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1961年7月6日) ..... (90)

在军事学院毕业生招待会上的讲话

(1961年7月8日) ..... (103)

广播电视演说 (1961年8月7日) ..... (122)

苏罗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1961年8月11日) ..... (147)

答美国记者皮尔逊问 (1961年8月29日) ..... (173)

在苏印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1961年9月8日) ..... (182)

就核试验问题给美英政府的声明

(1961年9月9日) ..... (194)

答美国评论员苏兹贝格问 (1961年9月10日) ..... (205)

在伏尔加水电站落成典礼上的讲话

(1961年9月10日) ..... (224)

给印度总理贾·尼赫鲁的回信

(1961年9月16日) ..... (241)

## 就維也納會晤發表的廣播電視演說

(1961年6月15日)

親愛的同志們！

朋友們！

說會晤是就基本問題交換意見的一個好機會

你們知道，我從維也納回來不久，在那裡我同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進行了為時兩天的會晤和會談。

我們的報紙以及全世界的報紙都刊登了不少這方面的材料。你們很多人都知道了我在維也納交給肯尼迪總統的兩份備忘錄。這就是關於停止原子武器和氫武器試驗問題的備忘錄和關於締結對德和約並在此基礎上解決西柏林問題的備忘錄。

看來，你們很多人也都讀了我們報紙全文發表的肯尼迪總統的廣播電視演說。這樣，蘇聯公眾就清楚地知道了美國總統所陳述的觀點和他對我們的會晤的評價。

今天我想談一些想法，談談我對我們同肯尼迪總統在維也納的會晤和會談的看法。

你們已經知道，在這次會晤之前，曾經通過外交途徑交換過意見，我和美國總統之間也曾經互換過信件。我們商妥6月3日

和4日在维也纳举行会晤。这次会晤是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我和美国新任总统第一次亲自接触，并就主要问题交换意见的一个好机会。

**說赴奧途中曾与捷领导人进行了极为詳尽的会談**

**強調会晤时也考虑到使它对两种社会制度**

**国家間的关系产生影响**

在前往维也纳的途中，我们曾在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朋友那里呆了几天，当然，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安托宁·诺沃提尼同志和捷克斯洛伐克其他领导人进行了极为详尽的会谈。

我曾经数度访问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我在那里总是感到十分亲热和亲切。这次也是如此。人们到处欢迎我们，把我们看作是由共同的切身利益和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亲密朋友和亲兄弟。

趁这个机会，我想再一次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我们所有的亲爱的朋友——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表示感谢，感谢在我们访问他们美好的、满怀信心沿着共产主义建设道路前进的国家期间，他们对我们亲切殷勤的接待。

我们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建设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伟大的共同事业使我们大家亲密无间，把我们团结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里。我们各国的领导人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维护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主义和世界巩固和平的伟大事业。

我们到维也纳去同美国总统肯尼迪会晤的时候，首先当然考

考虑到，如何使这次会晤不仅对我们两国的关系产生影响，而且也  
对社会主义世界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強調現今那些无法通过通常外交途径解决的問題**

**急需首脑会晤，說这里应该有这些政府首脑**

**致力于保証国际和平的条件**

我们认为，这种会晤是必需的，因为在目前条件下，那些无法通过通常的外交途径解决的问题，迫切要求政府首脑的会晤。这种会晤是必须的，当然，这里应该有这些政府首脑致力于保証各国之间的和平这样一个条件。我们这方面在尽一切努力来缓和  
国际紧张局势和解决各国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在谈到我们同美国总统会谈时所讨论到的具体问题以前，我想对奥地利联邦总统谢尔夫先生、联邦总理戈尔巴赫先生和付总理皮特曼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由于他们的协助，使维也纳的会晤能够在对双方都是最良好的条件下进行。我们感谢美丽的维也纳的居民给了我们苏联代表殷勤的盛情接待。

现在，亲爱的同志们，請允许我谈谈我们对我同肯尼迪总统讨论的问题的观点。我想谈谈，我们认为如何才能最好地解决国际关系中这样一些爭端和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了、甚至可以说过分成熟了，迫切要求解决。

**說全面彻底裁軍是当前已过分成熟的未决問題中重要的**

**問題之一，強調苏坚决一貫地爭取解决裁軍問題，**

**提到西方至今仍不愿裁軍**

这种主要的根本的问题之一是全面彻底裁军问题。

大家很清楚，苏联坚决一贯地争取解决裁军问题。数十年来，苏联一直向全世界提出这个问题。我要追溯一下，早在1922年在热那亚会议上，苏联就按照伟大的列宁的倡议提出了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问题。在1927年，我们向国际联盟提出了这个问题。那时，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以致后来帝国主义发动了世界战争。

在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苦难和灾祸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以加倍的努力争取最迅速地解决裁军问题。我们在联合国内外利用一切可能来争取积极解决裁军问题和消除新世界战争的威胁。

苏联参加了负责制定禁止核武器协议的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也在常规军备委员会中进行过谈判。从1950年建立了联合裁军委员会的时候起，苏联积极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我们的代表在伦敦和纽约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中开了四年会。提出了许多建议，听取了许多发言，但是，裁军问题的解决没有推进一步。

去年，十国裁军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它的成员同以前的一些机构已经不同了。其中有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和五个西方国家的代表。但是由于西方国家不愿意同意裁军，这个委员会也没有能够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

有人说，如果把这些裁军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的全部文件都填到日内瓦湖中，那么湖水就会溢上岸来。文件是不少了，可是始终没有接近裁军问题的实际解决。

试问，这些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为什么全都没有能够

取得成就呢？这是因为，西方国家显然不愿进行认真的谈判，他们过去不愿意，如果坦率地说，到现在还不愿意裁军。当然，任何政府都不能公开地向人民表示这样的立场！西方国家不敢直率地和诚实地向舆论说出他们不愿同苏联就裁军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

**說壟斷資本主義希望繼續軍備競賽，他們拿談判裝樣子，  
重申蘇聯關於全面徹底裁軍和裁軍監督問題的观点**

壟斷資本主義靠軍備競賽發財，他們希望這種競賽繼續下去。然而為了掩飾這一切，他們顯然需要拿談判裝裝樣子。於是，他們就選擇了這樣一種外交態度：不直接拒絕談判，同時又不同意具體的裁軍建議。他們象俗話所說的那樣，故意磨洋工。已經想出了一套辦法來阻撓達到目的，並且硬把裁軍問題引入死胡同。

我受蘇聯政府的委託提交聯合國大會討論的全面徹底裁軍建議是解決裁軍問題的良好基礎。如果我們的這些建議被採納，那麼，各國人民就能永遠擺脫軍備競賽的重担，擺脫毀滅性火箭——核戰爭的威脅。

我們說——現在我再次斷然重申這一點——如果西方國家同意全面徹底裁軍，那末，蘇聯準備接受它們願意提出的任何監督體系。

但是，儘管如此，西方國家卻硬說，蘇聯關於監督問題的立場是達成裁軍協議的障礙，它們無論如何不能就這個問題同我們達成協議。

我再重複一遍：蘇聯主張嚴格有效的國際監督。美國總統先

生，我们愿意接受你们关于监督的建议，但是，你们也要接受我们的全面彻底裁军建议。那时在裁军谈判中就没有任何死胡同了。

我们希望诚实的裁军，希望保证各国在裁军时享有平等条件，使得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利用裁军来牟取损害他国安全的私利。

我们的建议规定对实现裁军协议的每个阶段实行严格的监督。我们认为，如果实现彻底裁军，那末，就需要最周密的监督。要保证监督机构能够在不受任何所谓否决、任何禁止和任何限制的情况下自由地通行各处。应该保证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畅行无阻。我们愿意为监督机构保证这一点。只有在最严格的监督下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才能达到信任，才能在事实上为各国和平共处创造这样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国家集团都不能暗中武装起来侵犯其他国家。

这就是我们的观点。为了让西方代表不再重弹苏联不接受监督的老调，还需要什么更清楚的声明么！

说什么苏联不希望监督之类的一切谎言只能表明一点：在所谓的自由世界中是多么自由地在欺骗人们。但是，我们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十分清楚地知道，我们主张有效的监督。而在享有“新闻自由”的“自由世界”，却可以自由地欺骗舆论，重复彻头彻尾的谎言，以便混淆视听。

6月19日，苏联和美国将在华盛顿就裁军问题开始谈判。我们愿意希望这次终于会看到美国的建设性态度。

重申苏联关于禁止核试验的监督应由三类国家  
的代表参加的主张，說西方建議是想  
使一个新的哈馬舍尔德能讓西方  
任意在苏搜集情报

现在，我想谈谈我曾经同肯尼迪总统交换过意见的另一个问题——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

我们同美国和英国在日内瓦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差不多已有三年之久。在谈判之初，我们就曾经提出一项条约草案，供西方国家研究，尽管这个草案符合所有谈判参加者的利益，而且在谈判过程中我们也曾对西方国家的一些愿望有所迎合，但是，谈判并没有产生任何具体的结果。

现在，发生了一些新的困难。西方国家断然拒不接受我们的关于监督形式的建议。

我们建议的实质是什么呢？請允许我作一简要的阐述。起初，我们曾认为可以同意西方国家的建议，即监督停止试验系统的执行机构，由一个经过各方同意而任命的人来领导。但是，刚果事件使我们警惕起来，正如俗话所说，使我们长了见识。

刚果共和国政府曾经向联合国要求帮助它来反对企图恢复对这个国家的殖民统治的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系列不坏的决议。可是，后来怎样呢？

冒充中立的哈马舍尔德先生利用联合国秘书长的地位，按照殖民主义者的心愿来解释并执行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这些决定。刚果共和国总理卢蒙巴——曾经請求联合国派武装部队来帮

助对付殖民主义者的横行霸道的那个政府的首脑——的遭到卑鄙谋杀，不是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吗？刚果人民的悲剧鲜明地表明了，以一个独断独行的联合国秘书长为代表的联合国执行机构的任意行事，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必须尽一切努力不容许这类事件重演。各国人民的利益、维护和平的利益要求这样做。

正因为如此，苏联政府坚决认为，对执行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情况的监督，应当有目前三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参加西方军事集团的国家和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的代表参加。这里，这三类国家的代表只能采取一致同意的决定。

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不为自己要求什么特殊地位。我们不希望在监督委员会中占优势，但是也不容许别人对我们占优势。我们所要求的权利也就是条约的其他参加国会有的权利。我们力求使监督机构不致滥用职权。

西方国家想要什么呢？他们想硬要我们接受某一个“中立”的人作为条约的独断的解释者和执行者。他们想把某一个新的哈马舍尔德推上这个职位，让这个人来指挥对我国全部领土的监督。如果坦率地说，他们希望这个人能让他们毫无阻碍地在我国领土上搜集情报，以有利于西方。当然，我们不能同意而且也决不会同意这样做，因为这牵涉到我国的安全问题。

### **重申苏主张把停止核試驗問題同全面彻底裁軍問題**

**联系起来解决，說在全面彻底裁軍的条件下，**

**苏联将接受西方关于监督的建議**

当然，每个人都很清楚，停止核武器试验的本身不能防止火

箭一核战争。可以禁止核武器试验，但是，这些武器还储备着，并且还继续生产，因而也继续积累。这样，火箭一核武器战争的威胁就将继续增加。十分明显，单单禁止核武器试验不能成为堵塞军备竞赛道路的堤坝。

从各方面看来，很明显，在日内瓦谈判中，由于西方国家的立场，很难就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达成协议。现在主要的是应立即解决全面彻底裁军问题。我们曾经对美国总统说过：让我们把停止试验问题和全面彻底裁军问题这两个问题互相联系起来解决。那样，关于建立监督执行机构的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达成协议了。

在全面彻底裁军条件下，各国的安全问题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那时，没有了军队，也没有了一国侵犯另一国的威胁。在这种条件下，苏联政府愿意接受西方国家提出的关于监督的建议。

那时，我们将同意规定一个不受任何方面、其中包括在其境内实行监督的国家方面的任何限制的监督制度。那时，也就不会有可能把监督用来在某个国家搜集情报的任何危险了。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那时既然没有了军队，没有军备竞赛，所以各国也就没有任何军事秘密，到那时，西方国家的代表就可以进入我国的任何门户，到任何工厂和机构，我们的代表在他们国家里也可以这样做。

表示譴責法國在繼續核武器試驗。說應該考慮到  
當其他國家擁有相應的科技條件時，  
它們也會仿效法國的樣子

在估计没有就全面彻底裁军达成协议的条件下达成停止试验核武器协议的可能性时，还不能忽视这样一个重要情况：正当苏联、美国和英国这三个国家在进行停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时，法国却在进行试验，并且不理睬世界舆论和各国政府的抗议，也不理睬联合国不止一次地呼吁各国不要进行这种试验的决定。

于是形成一种奇怪的局面：我们在日内瓦同西方国家寻求协议，而这些西方国家的盟国——法国，却在继续试验核武器，并且声明，日内瓦谈判对它没有任何约束力。这样一来，法国——一个并不掩饰自己的矛头指向苏联的侵略性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参加国——有可能改善核武器，以有利于自己的西方盟国。

此外，应该考虑到，当其他国家拥有相应的科学技术条件时，它们也会仿效法国的样子。

当然，西方国家的特殊逻辑是可以理解的，它们看来没有对自己军事集团的盟国寄予希望，而是想依靠自己的核武器来保证自己的独立性。例如，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说，他希望有自己的核武器，以保证法国能实行独立的政策。

但是要知道，被网罗在西方军事集团内的其他国家也会说，如果现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于签订停止核试验的协定以后仍然保持这种武器，它们不愿意信赖停止核试验协定。显然，它们同样能够重复法国现在所使用的论据来为进行试验辩解，力求制造自己的核武器和进入所谓“核俱乐部”。

当然，这是一种危害和平事业的逻辑。那些不愿意放弃核武器、继续把赌注下在大规模杀伤武器上的西方集团可能利用并且已经在利用着这种逻辑了。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得出结论：应该把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解决同全面彻底裁军的任务联系起来。看来，从已经形成的局面中不能找出另外的出路。

在同总统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我们详尽地陈述了关于把全面彻底裁军问题和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问题互相联系起来解决的观点。我们希望美国政府正确地理解我们的观点。这会有助于找到达成协议的基础。

各国人民希望政府加速解决全面彻底裁军问题，以保障和平。因此，整个世界舆论都大声疾呼地要求那些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感兴趣的政府停止对谈判实行怠工和拖延。早就应该把裁军问题引出它已陷入多年的空洞争论的迷宫了。

### 談締結对德和約問題

现在，让我谈谈在我们同肯尼迪总统的交谈中占很大地位的德国问题。

苏联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地阐明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西方国家再不能抱怨说我们的建议对于他们来说还不够明白了。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尽一切力量说服英国、美国、法国和同我们一起共同对希特勒德国作过战的其他国家的政府：由于没有对德和约，造成了欧洲的不正常的危险局势。

国与国之间在战争结束后应当缔结和约，这是历来所公认的。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也可以说是国际法的准则。这样的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实践中也可以找到。十四多年以前，同意大利、同那些在希特勒德国一边作战的其他国家缔结

了和约。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也于1951年同日本缔结了和约。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对缔结对德和约根本连听都不愿意听。

试问：这种局面今后是否还可以再保持下去呢？因为缔结对德和约是同欧洲各国人民有血肉相关的利害关系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的所有其他邻国的人民早就在等待这个和约了。两个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都需要这个条约。这些国家的居民迫切希望终于最终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德国人民将能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同邻国建立自己的关系。

### **驳斥关于重新修改德国国界的要求，认为戴高乐 和阿登纳等也不主张修改国界**

看来，问题是很明确的：必须缔结对德和约。这里，显然根本谈不到什么重新修改国界。我们的出发点是由对德和约来肯定波茨坦协定所已经确定的东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不止一次地声明，它承认这个协定所规定的沿奥得—尼斯河的德国东部边界是最后的边界，并且认为这条边界是德国人民和波兰人民之间的和平边界。

西方国家政府看来也理解到现在提出修改德国边界的问题是多么没有意思。他们的代表在同我们的会谈中，不止一次地谈过这一点。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曾经公开主张德国人民“不应怀疑目前的东西南北的边界”。甚至阿登纳总理这个“冷战”的喉舌和在国与国之间挑拨事非的专家，甚至他也声明，德意志苏邦共和国不强求通过战争、通过武力修改边界。

试问，既然每个人都明白目前的德国边界不通过战争不能修改，而战争，据西方国家政府声明，他们是不想打的，那么，为什么不签订和约呢。

看来，固定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东西，固定各国人民早就要求的东西，这并不是复杂的事情。那么，西方国家政府为什么还不迈出这一步呢？

說没有签订和約的原因在于有人口头上大談和平  
行动上却想保持二次大战遺留下来的火种  
以便伺机燃起新的战火

原因显然在于，有人在口头上大谈和平，而行动上却想保持第二次世界大战遺留下来的潛在的火种，以便选择适当的时机燃起新的战火。为此，西德正在成立越来越多的师团，而阿登纳总理还要求用原子武器来武装自己的军队。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要知道，为了保持西德今天所拥有的东西，既不需要庞大的军队，也不需要原子武器。可是，那里却有一种势力，他们仍然垂涎别人的财产，拒不承认现有的疆界。在当前条件下，企图修改疆界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战争，而且是热核战争。

因此，反对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的人的立場，不能不使各国人民提高警惕。他们有权利说：如果你们主张和平，那么請拿出实际行动来——签订和约，并且据此执行你们的政策。

說在會談中肯尼迪也同其他西方代表一樣認為即使締結和約  
也不能觸動西方對西柏林居民承擔的某些義務

可是，在和我舉行的會談中，肯尼迪總統也象西方國家的其他代表一樣，借口說，西方國家對西柏林居民承擔着某些義務，而且即使對德和約的締結也不能觸動這些義務。不過，人們不禁要問，既然所有這些義務是根據希特勒德國投降這個事實和盟國的臨時協定而產生的，從而它們只能在和約締結以前有效，那麼，談得上保留什麼樣的義務呢。何況，對西柏林根本沒有什麼特殊的盟國義務。盟國義務是包括德國的全部領土的，而被西方國家粗暴破壞的正是這些協定。它們把西德變成了軍國主義國家，建立了旨在反對我們的軍事集團，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這個集團里起着頭等作用。曾經率領希特勒軍隊在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法國、希臘、比利時、挪威和其他國家中犯下了野蠻罪行的將軍們，現在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身居指揮地位。

在簽訂和約以後，投降條款將在這個條約所適用的全部領土上失去效力，而全部領土都將取消佔領秩序，這是一個慣例。因此，締結和約之後，位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領土上的西柏林再也不受由於希特勒德國的投降和在那里實行佔領制而規定的一切條件的約束了。

應該說，在談到對德和約從而也談到使西柏林局勢正常化時，西方國家代表往往離開法律根據，而開始訴諸威望的考慮。但是，這種企圖也經不起批評。我想舉個記憶猶新的例子。

## 談美国单独簽訂对日和約問題

我們同美国一起对日本作过战，我們两国人民一起流了血。苏联军队粉碎了日本军队的主要核心——滿洲的关东军。苏联同美国以及其他对日本作过战的国家一起参加了监督日本战后发展的措施的制定。在华盛顿成立了远东委员会，盟国对日委员会设在东京，苏联代表在平等的基础上积极参加了这些机构。

而到締結对日和約时，我們的盟国却没有考虑苏联的意见，而簽訂了单独的对日和約。我不准备谈当时决定苏联在对日和約問題上的立場的因素，因为现在谈的是另一回事，即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是如何对待它的盟国的。他们片面地取消了对日盟国委员会，并且剥夺了苏联代表的任何权利。我們的代表当时实际上无处容身，被他们用一切办法挤出了东京。

我們本来是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的，这些权利和义务来自日本投降的事实，并且在相应的协定中作了规定。大家看到，美国当时既沒考虑苏联的权利，也沒考虑国际协定。他们依仗在原子武器方面的优势，不仅硬要战败国日本接受种种条件，而且硬要对日作战的盟国也接受种种条件。

指出美、英、法、西德不愿簽訂和約，

說簽訂和約是改善国际关系的途徑

两年多前，我們发表了对德和約草案，那个草案中沒有任何东西会侵犯我們前盟国的利益和德国人本身的利益。